

西汉时期匈奴人口数量变化蠡测

尚新丽

(郑州大学 信息管理系, 河南 郑州 450052)

摘要: 西汉时期, 正是汉民族确立以及与周边少数民族相互融合的时代。当时中国境内有很多少数民族, 其中匈奴族是最活跃的少数民族之一。西汉初年, 以长城为界, 汉朝和匈奴形成了南北并峙的两大政权。冒顿单于时期匈奴人口在110万~130万之间; 老上单于至军臣单于中期, 匈奴人口达到了鼎盛时期, 由130万增长到150万以上; 汉武帝到汉宣帝年间匈奴人口有60万左右, 不超过80万; 西汉末年恢复到西汉初年的110万左右。

关键词: 西汉; 匈奴; 人口

中图分类号: C9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6)02-0060-06

Tentative Analysis of Hun's Population Change in Western Han Dynasty

SHANG Xin-li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Henan Zhengzhou 450052)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Han Dynasty is a time for the synchronizing of Han nationality with the neighboring minorities.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minorities during that period in China and the Hun nationality was one of the most flourishing one among them. In the early years of Western Han Dynasty, two regimes were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Hun nationality with the Great Wall as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m. The population reached 1.1 to 1.3 million in the reign of Chanyu (chief of the Xiongnu, i.e. the Hun, in ancient China) Maodun and was further increased to 1.3 to 1.5 million at the height of power and splendor under the reign of Chanyu Laoshang. The population was only about 0.6 million, no exceeding 0.8 million, during the reign for Emperor Wudi to Emperor Xuandi. In the final years of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population was resumed to 1.1 million.

Keywords: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hun; population

匈奴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早在秦代即已形成一个强大的种族, 占领着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广大沙漠地带。西汉初期, 匈奴又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匈奴贵族冒顿单于乘楚汉战争之机, “东击东胡”, “灭东胡王”, “西击走月氏, 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 侵燕、代”^[1]。其领土

东至大兴安岭和辽河上游, 西达昆仑山、天山, 北到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一带, 南越阴山和西汉王朝为邻。西汉初年, 以长城为界, 汉朝和匈奴形成了南北并峙的两大政权。匈奴人口史无记载, 由此成了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一、冒顿单于时期的匈奴人口

收稿日期: 2005-07-20

作者简介: 尚新丽(1964-), 女, 河南驻马店人,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口和文献学。

关于冒顿单于时期的匈奴人口，学术界早有论及。马长寿先生的《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一文认为是150万^[2]。而林干先生的《匈奴社会制度初探》认为是200万^[3]。袁祖亮先生在《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一书的“匈奴人口的有关问题”部分认为在140万以下^[4]，笔者认为，冒顿单于时期的人口在110万~130万之间。

综观马长寿先生和林干先生对冒顿单于时期匈奴人口的估算，有两个重要的依据，一是冒顿单于时期的兵员人数，二是贾谊所述的每家所出兵员人数。如马先生在《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一文中指出：“匈奴极盛时代，控弦的战士约三十万。他们出兵的单位是以家族为标准，即贾谊《新书》所谓‘五口而出介卒一人’。设此来推测，匈奴极盛时代的人口共有一百五十万，此与中行说所说‘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是完全相符的。”林干先生在《匈奴社会制度初探》一文中指出：“《史记·匈奴列传》说，冒顿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公元前200年他在平城围攻刘邦时有精兵四十万。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照贾谊的说法，匈奴‘五口而出介卒一人’，那么当时大约有二百万人。”

袁祖亮先生对上述二说的史料依据及所得的结论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140万之说，接近事实。但有些问题还需补充说明。

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接着东征西伐南侵，一跃而为当时北部地区的主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史记·匈奴列传》载：

冒顿既立……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人民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汉书·匈奴传》关于此段历史的叙述，与《史记》同。《史记·匈奴列传》在“冒顿既立”条下，裴《集解》注引徐广曰：“秦二世元年

壬辰岁立”。即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①。公元前206年，冒顿灭东胡，击走大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②，匈奴一下子强大起来。然而之所以如此，诚如《史记·匈奴列传》所云：“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由此我们不但知道了匈奴强大的原因，是由于中原王朝内乱，无暇他顾，匈奴趁此强大起来，而且也知道了在楚汉战争期间（前206年~前202年），匈奴的兵力是“控弦三十余万”。

公元前200年，冒顿困高祖刘邦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之时，《史记·匈奴列传》载：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

《汉书·匈奴传》关于冒顿出兵人数有不同记载：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三十余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

《汉书》作者班固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未采用《史记》40万骑的说法，而改为30余万骑，可见班固不同意《史记》之说。从楚汉战争下距公元前200年，只有六年的时间，或者说只有二三年的时间，匈奴的兵力不可能一下子由30万增加到40万，匈奴的人口也不会有如此快的增长。因此，班固的说法是正确的。

再者，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0年，匈奴有30余万骑，可能是最高兵员。《史记·匈奴列传》中有关匈奴职官体制的叙述可供我们分析：

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

① 《资治通鉴》把此事系于高祖六年条下，即公元前201年，误。应以《史记》为是。

② 林干的《匈奴历史年表》把冒顿的行为系于公元前206年。见《匈奴历史年表》，第4页，中华书局，1984年。

立号曰‘万骑’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匈奴有“二十四长”，大者万骑，小者数千。王钟翰说，除单于外有 24 万骑¹⁹。由上述记载计算，恐怕还不足 24 万骑，所以 30 万骑是匈奴的最高兵员。

公元前 200 年时，匈奴冒顿单于的最盛兵员为 30 余万骑，有了这个数字，就能求出此时匈奴的人口数量。但如何估算匈奴人口？学术界一般都以贾谊《新书》卷四《匈奴篇》中的人口与兵员的比例来计算。贾谊云：

（匈奴）五口而出介卒一人。

这里的“介卒”，亦谓“甲卒”，或谓甲冑之士。由此看来，贾谊认为匈奴人口与兵员的比例为 5 1。然而根据文献记载，匈奴与其他游牧民族的情况并非如此。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的情况：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年稍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从“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一语分析，凡能拉开弓者，都是兵员。匈奴人在儿时就能引弓射鸟鼠，年稍长就能弯弓射狐兔，由此推测，平均每户要有一到二人为甲士。这种推测，可以从同一时期里，与匈奴为邻的其他游牧民族的兵员和人口比例得以证实。

匈奴属于游牧民族，“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往来转徙，时至时去”¹⁹。

在同一时期里，与匈奴同俗，并与匈奴为邻的游牧民族，西域就有十国之多。如《汉书·西域传》载：

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不田作种树（师古曰：树，植也。），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

为明晰起见，将《汉书·西域传》中 10 个游牧民族的户、口、兵员数，以及由此计算出来的户均人口数、户均兵员数列表如下：

国名	户	口	兵	户均人数	户均兵数
羌	450	1750	500	3.9	1.1
鄯善	1570	14100	2912	9	1.9
西夜	350	4000	1000	11	2.9
蒲犁	650	5000	2000	7.7	3.1
依耐	125	670	350	5.4	2.8
无雷	1000	7000	3000	7	3
休循	358	1030	480	2.9	1.3
捐毒	380	1100	500	2.9	1.3
尉头	300	2300	800	7.7	2.9
乌孙	120000	630000	188800	5.3	1.6
合计	125183	666950	200342	5.3	1.6

资料来源：《汉书·西域传》。

表中所列的 10 个游牧民族，没有一个符合贾谊所说的“五口而出介卒一人”的比例。再以十国合计数看，户 125183，口 666950，兵 200342 人，平均每户为 5.3 人，每户兵员为 1.6 人，人口与兵员的比例是 3.3: 1，即每 3.3 人有 1 兵。值得注意的是，西域游牧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乌孙国，其户均人口数、户均兵员数以及人口与兵员比，竟与十国合计数的平均比例完全一致。而乌孙国的情况，最能说明匈奴的人口问题。乌孙与匈奴的习俗最为接近。西汉初年，乌孙是匈奴西边的小国，被大月氏

击败后，并入匈奴，时乌孙首领昆莫新生，被匈奴单于收养，从此乌孙国民一直在匈奴的地盘上生活，直到昆莫长大，西击走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前 161 年），占据其地，才初步摆脱了匈奴的控制。由此可知，匈奴的人口与兵员比例也是 3.3 1，应当无问题。

再看看大月氏，原来生活在敦煌、祁连山一带，与匈奴为邻，与匈奴同俗。《汉书·西域传》载：

大月氏国，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户十万，口四十万，

胜兵十万人……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迁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

这是大月氏在西汉初年的情况，大月氏的人口与兵员比例也大体如此。

综合前言，贾谊“五口而出介卒一人”的说法，是有问题的，不足为据。包括匈奴在内的游牧民族，其人口与兵员的比例大体是3.3:1，即3.3人出兵1人，每户出兵1.6人。据此推算，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控弦三十余万，其人口应该在110万到130万之间。

关于匈奴的人口数量，还可以从汉朝一些官吏对匈奴情况的描述作以推测。孝文帝前六年（前174年），冒顿单于死，其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西汉照例选派宗室女配单于，并派中行说随公主赴北藩，但中行说一去不返。《汉书·匈奴传》云：

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中行说既至，因降匈奴，单于爱幸之。

中行说降匈奴以后，一直生活在单于身边，为单于出了不少好主意，颇得其信任，教匈奴统计人众和牲畜的方法。中行说言匈奴的人数，在文帝时不过汉之一郡的人口，对此《汉书·匈奴传》有明确的记载：

初，单于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汉矣（师古曰：言汉费物十分之二，则尽得匈奴之众也）。其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皆裂弊，以视不如毡裘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师古曰：去，弃也。）之，以视不如重（乳汁）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牧。

中行说是当时人，其说最为可信。西汉文帝时，汉之一郡究竟有多少人口？史书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测。《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口数字。当时全国有103郡，大郡人口超过二百万，小郡人口只有几十万，其中人口最多的两个郡，

分别是汝南郡和颍川郡。汝南郡有户461587，口2596148；颍川郡有户432491，口2210973；这是西汉末年两郡的人口数字。西汉人口有一个增长的过程，西汉初年的人口约1300多万，西汉前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左右，文景之际的人口约有2500万，景武之际的人口约有3000万，武帝发动反击匈奴战争之前的人口约有3400万。之后经过30余年抗击匈奴的战争，人力物力财力损失较大，社会生产受到影响，加之自然灾害，武帝末年的人口降到3000万以内。西汉后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在9%以下，到平帝元始二年，全国人口达到《汉书·地理志》中的5900多万^[7]。由上述可知，西汉文帝时期的人口约占西汉末年人口的将近一半，那么汝南郡和颍川郡在文帝时期的人口也占西汉末年两郡人口半数的话，则分别为130万和110万人^[8]。

根据以上分析，从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到公元前200年刘邦平城被围时，匈奴人口是110万。自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174年（汉文帝前六年）冒顿单于死，历时二十六年，匈奴人口增殖到130万，其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7%，是可能的。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前四年（前176年），冒顿单于“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人。”这场战争发生在冒顿单于死的前二年，按楼兰，位于罗布泊西南，乌孙位于天山东北，呼揭位于阿尔泰山南麓。就其战争的结果看，匈奴的势力已超过冒顿初期，不仅占有河西，而且当时西域大部分地区已被匈奴征服，此时没有与之抗衡的国家。汉王朝虽已建立二十多年，还一直对匈奴奉行所谓的“和亲”之策，妻以公主，厚予馈赠，以求得汉北方边疆的安宁。匈奴人口经过二十多年的增长，冒顿末年达到130万是完全可能的。

二、老上单于至军臣单于中期的匈奴人口
公元前174年老上单于即位，至军臣单于中期（前134年），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匈奴人口达到了鼎盛时期，人口由130万增长到

150 万以上。

《汉书·匈奴传》载公元前 166 年（文帝前元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印，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单于留塞内月余，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所杀。匈奴日益骄，岁入边，杀掠人民，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公元前 161 年（文帝后元三年），匈奴帮助乌孙打败了大月氏，把大月氏赶出伊犁河流域。公元前 158 年，“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掠甚众”。在此期间，匈奴对外大规模用兵，必然是以其强大的人口为后盾。也正是有这样的人口基础，此后才与汉朝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对抗战争。

三、汉武帝至宣帝五凤年间的匈奴人口

西汉从武帝执政后，在社会经济日趋繁荣的基础上，已有足够的力量反击匈奴的侵略和掠夺，于是西汉与匈奴之间展开了长达 30 余年的战争。匈奴遭受汉朝军事上的沉重打击，兵士和百姓伤亡惨重。《汉书·匈奴传》载：

元光六年（前 129 年）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 700 人。

元朔元年（前 128 年），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得胡首虏数千。

元朔二年（前 127 年），卫青出云中以西到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

元朔五年（前 124 年），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获右贤王人众男女 1500 人，裨小王 10 余人。

元朔六年（前 123 年），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骑，仍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得首虏前后 19000 余级。

元狩二年（前 121 年）春，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得胡首虏 8000 余级。

元狩二年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人出陇西、北地 200 里，过居延攻祁连山，“捕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

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9]。

元狩二年夏，“遣卫尉张骞、郎中令李广出右北平，广杀匈奴三千余人，尽亡其军四千人”^[10]。

元狩四年（前 119 年），“大将军青将四军出定襄，将军去病出代，各将五万骑……青至幕北围单于，斩首万九千级，至阾颜山乃还。去病与左贤王战，斩首虏七万余级，封狼居胥山乃还，两军士死者数万人”^[11]。

据《汉书·五行志》载，止元狩六年（前 117 年）之前，汉朝遣大将军卫青、霍去病攻祁连山，穷追单于，共“斩首十余万级”。

天汉二年（前 99 年），“汉使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级而还”。

天汉二年（前 99 年），“又遣因杅将军出西河，骑都尉李陵将发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与单于战，斩首虏万余级”^[12]。

从以上有明确数字的累计，汉杀虏匈奴 19 万多人，再加上没有具体数字记载者，汉杀虏匈奴人数在 20 万以上。“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堕，罢极苦之”^[13]。生产力破坏，人口大量减少。

昭帝时，匈奴寇边，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其阏脱王。

宣帝本始三年（前 71 年），汉多路并击匈奴，度辽将军范明友斩首捕虏七百余级，卤获马、牛、羊万余；前将军韩增斩首捕虏百余级，卤马、牛、羊二千余；后将军赵充国得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三百余级，卤马、牛、羊七千余；虎牙将军田顺斩首捕虏千九百余级。同年，汉联合乌孙攻击匈奴右地，“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骆驼七十余万”。“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①。乌孙摆脱匈奴的控制，并与之对抗，是匈奴经营西域以来遭受的最大挫折。在此种情况下，其年冬，匈奴单于又击乌孙，“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

① 《汉书·西域传·乌孙》把此事系为本始三年（前 71 年），《汉书·匈奴传》把此事系为本始二年（前 72 年）。

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其后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14]”此时匈奴人口又减少 10 万以上。地节二年（前 68 年），灾荒袭击匈奴，“人民畜产死十六七”^[15]。匈奴人口连续减少。

宣帝五凤年间（前 57 年~ 前 54 年），匈奴政权发生“五单于之争”，“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16]，人口再一次大减。

从匈奴鼎盛时代到五单于争立的八十年间，匈奴人口虽有一定数量的自然增长，而且又融合了不少汉族和其他民族人口，但从上述种种史实看，这种有限的增长，远远弥补不了战争、灾荒、内乱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数量。五单于争立时，见于记载的各派兵力，总计 16 万人。若按游牧民族平均每 3.3 人一兵计算，此时匈奴人口有 60 万左右，最多不超过 80 万。

四、宣帝甘露元年至平帝元始二年的匈奴

附：匈奴人口、兵员发展情况表			
	时间	户	口
西汉	公元前 200 年冒顿单于早期	20 万	110 万
	公元前 174 年冒顿单于晚期		130 万
	公元前 134 年军臣单于中期		150 万
	公元前 57-55 年宣帝五凤年间	10 万	70 万
	公元 2 年平帝元始二年间		110 万

注：带* 者为原始数据，其余是以此为基础推算而来。

参考文献：

[1] 班固，颜师古. 汉书（卷 94）匈奴传. 北京：中华书局，2000.

[2] 马长寿. 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 历史研究，1954，（5）.

[3] 林干. 匈奴社会制度初探. 林干主编. 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 中华书局，1983.

[4] 袁祖亮. 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5] 王钟翰. 中国民族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17.

[6] 班固，颜师古. 汉书（卷 49）晁错传. 北京：中华书局，2000.

人口

宣帝甘露元年（前 53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不久，汉匈互结友好，特商定“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勿得相诈相攻”，“世世子孙尽如盟”^[17]。至此，汉匈由 150 年的对立战争转为和平友好。继之，匈奴内部的混乱分裂状态也基本结束。这种局面，无疑为匈奴生产发展和人口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汉书·匈奴传》载，“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五十多年之后的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匈奴人口很可能恢复到西汉初期的水平，即 110 万左右。

五、结语

总的来看，在冒顿至军臣单于时期，是匈奴人口的强盛时期，多次对外发动战争，大肆掠夺人口和财富。但自从汉武帝大举反击后，匈奴“罢（疲）极苦之”，尤其是丧失阴山一带之后，其经济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曾经十分强盛的匈奴，从此大伤元气，“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18]。自呼韩邪单于降汉后，至汉末的五十多年时间里，汉、匈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匈奴的生活环境基本上是平静的，匈奴的人口又有了新的增长。

[7] 尚新丽. 西汉人口数量变化考论. 郑州大学学报（哲社），2003，（3）.

[8] 袁祖亮. 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20- 21.

[9] 班固，颜师古. 汉书（卷 55）霍去病传. 北京：中华书局，2000.

[10~ 12] 班固，颜师古. 汉书（卷 6）武帝纪. 北京：中华书局，2000.

[13~ 15] 同 [1].

[16] 班固，颜师古. 汉书（卷 8）宣帝纪. 北京：中华书局，2000.

[17~ 18] 同 [1].

[责任编辑 童玉芬]